

> 背影

父亲的账本

□ 张东亮

假期回家乡,在老屋的柜子里翻出几个旧本子。

塑料封皮,巴掌大小,印着些褪色的花鸟。翻开一看,是父亲的账本。最早的一本,时间是1992年。

父亲的字写得紧凑,一笔一画都用力,像是要把日子刻在纸上。账记得细:“正月十五,买元宵两斤,1.2元”“三月十八,换车胎,2.5元”“腊月廿三,割肉三斤,4.5元”。末尾还加一句:“孩子们馋了。”

我捧着账本,坐在门槛上翻了很久。1995年那条,记着我的学费:“9月1日,报名费32元。”旁边还有一行小字:“亮儿争气,考了第一。”

1998年那条:“添一辆自行车,180元,借老张40元。”那辆车我骑了6年,从村小到镇中,从镇中到县城。链条断了接,接了断,父亲总在周末晚上蹲在院里修,两手油黑。

2001年那条:“送亮儿上高中,路费、学费、住宿费,一共370元。兜里剩8元,够买票回来。”母亲后来跟我说,那天父亲回到家,晚饭没吃,倒头就睡。走了20多里路,脚底磨出两个血泡。

账本的最后几页,记的是些零碎花销:“盐,1元”“煤油,0.8元”“给妈买膏药,2元”。字迹有些潦草,不像从前那么用力了。时间停在2005年秋天。那之后,父亲不再记账。

我问母亲,怎么不记了。母亲说,你爸说,孩子们都大了,日子也好过了,还记它做啥。

> 万物

一杯梅香

□ 业燕

母亲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梅花,是极普通的宫粉梅。十二月的风还有些割手,那一盆枯枝,实在看不出什么生气。母亲每日清晨必要踱过去,凑得很近地看。最近视力又下降了,她使用手去摸,用耳朵去听——母亲说,只要真正用了心,就能从枝干的沉默里听出些消息来。

忽然有一天,那枯枝上竟冒出些米粒大的小芽。再过几日,便成了椭圆的、紧实的花苞,像攥着的小拳头。天气也在这时候,悄悄地暖起来了。母亲看梅更勤了,一天要去好几回。她坐在那棵梅前,微微佝偻着背,手指轻轻地、试探地触着那些花苞,嘴里轻轻地絮絮叨叨着。我听不懂她说什么,但我知道,那一定是些极温柔的话。

立春前后,花突然就开了。怯怯地、试探着地开。起初只是三两朵,粉粉的,花瓣有点透,像是谁用颜料在水里洇开的一点颜色。没几天,便满盆的淡粉了,开得热闹,却没有喧嚣的感觉,倒像是一群害羞的小姑娘,挤在一起,偷偷地笑着。

云南的冬天,天蓝得纯粹,没有一丝杂色。父亲将梅花抬上石墙,那墙有一米来高。于是母亲坐在院子里一抬头,世界便成了湛蓝的大海,海上浮着一片粉红的云。她常常这样仰着头,一看就是很久。风吹过来,花瓣微微地颤,她的白发也微微地颤。

我把账本带回城里。晚上睡不着,翻出来看。看到1993年那条:“亮儿发烧,看病2.5元,抓药3元,心疼钱,更心疼娃。”那几个字有些模糊,像是水滴洇过的痕迹。

我盯着那行字,盯了很久。想起那年我发高烧,父亲背着我,深一脚浅一脚往镇上去。天还黑着,路上没人,只有狗叫。我趴在他背上,迷迷糊糊的,觉得他的背很宽,很暖。后来烧退了,他坐在床沿上,咧着嘴笑,露出两排黄牙。

那时他多年轻啊。黑发,宽肩,走路带风。一肩能扛两袋麦子,一口气能从地里走到场上。过年杀猪,他一个人摁住猪头,手起刀落,利落得很。

可账本里没有这些。账本里只有数字,只有柴米油盐,只有一分一厘的计较。他把自己藏在这些数字后面,藏了几十年。

翻到最后,发现夹着一张小纸条。是我小学三年级写的,铅笔字,歪歪扭扭:“爸爸,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好多烟。”父亲不识字,大概是让母亲念给他听,然后当宝贝一样夹在账本里。

我不记得写过这张纸条了。但看到它的那一刻,鼻子忽然一酸。

前天,我去商场给他买烟。贵的,一条好几百。导购问送人还是自己抽。我说,送我爸。

导购说,老爷子有福气。我笑笑,没说话。把烟装进包里,坐

车回老家。

父亲老了。背驼了,头发白了,走路也慢了。坐在院里晒太阳,一坐就是半天。我把烟递给他,他接过来,看了看牌子,没舍得拆。

“贵吧?”他问。

“不贵。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,把烟放在旁边的凳子上。过了一会,又拿起来,看了看,放回去。然后又拿起来,拆开,抽出一根,点着。

烟雾升起来,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阳光从槐树的叶缝里漏下来,落在他脸上,落在他满是茧子的手上。

他说:“这烟好。”

我说:“好就行。”

他又抽了一口,忽然说:“你那纸条,我还留着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“小时候写的,”他说,“说长大了给我买烟。”

我没说话。烟雾慢慢飘散,飘过院墙,飘到远处的田野里。田野绿着,油菜花开得正旺,蜜蜂嗡嗡地飞。

母亲在灶屋里喊吃饭。她炖了肉,蒸了鱼,炒了鸡蛋,摆了满满一桌。父亲坐在上首,端着酒杯,眯着眼喝了一口。

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照在账本上,照在烟盒上,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。我看着那张脸,想起1993年的那个夜晚,想起那个背着我在黑暗里的年轻人。

他很远。也很近。

芳,拉长成一生的温暖。

女儿刚放假那几天,总是蔫蔫的,每天都要玩会儿游戏。可在外婆身边待了几日,便渐渐变了。她爱趴在桌上,对着那杯梅花深深地吸一口气,然后陶醉地说:“妈妈,我捕捉到梅花的香气了。沉沉的,附在我心上了。”说这话时,她的眼睛亮亮的,笑意从眼底溢出来,温柔地、满足地半眯上眼。晚上她睡得沉极了,摇都摇不醒。因为这梅香,她一做完作业,便跑到花园里,唱那些我听不懂的韩文歌、英文歌,一首接一首。歌声和梅香混在一起,飘得满院子都是。

今早我醒来,已是八点半。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,我听到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推开窗,原来是母亲和女儿,已经把窗外的杂草清理干净,拿着小锄头,挖掘属于她们的梅花园。女儿回头看见我,扬扬锄头喊:“妈妈,我们在种梅花呢!明年这时候,就有好多好多的香了!”

那一刻,我心了然。这一树的梅,这一院的香,是母亲粗糙手指间的温柔。那矮脚杯里沁心的淡香,让她想把祝福种进隔壁大婶杯子里。那枝头颤动的诗意,让她从一朵花里看见孙女的童年。

岁月或许无情,可只要还有这样一颗心,为一朵花的开合而欢喜,为一阵风香气而驻足,愿意把一份美种进另一个人的日子里——那么,再深的伤口,也会被这细碎的美,悄悄地,悄悄地,缝合起来。

> 闲话

罐头瓶里的极简人生

□ 杨颖

记忆中,只有蹲在村口闲聊的老大爷,常把罐头瓶当水杯用。

小时候,罐头是稀罕物,唯有年节或小孩生病时,罐头才会上桌。冰凉清甜的罐头吃完,剩下的空罐头瓶又大又蠢,且容易摔碎,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用处。勤俭的农村人又舍不得扔,便将其清洗干净用来做水杯。

刚担任水杯的罐头瓶还浸着一股罐头味儿,连带着里面的水也甜丝丝的。农人下地干活时会装上满满一瓶子水,盖好盖子,扔在田间地头,让日头透过玻璃瓶子把里面的水晒温。累了就拿起来喝上一大口,温热的水泛着微微清甜,既解渴又不伤身。罐头瓶耐脏,不娇气,不管外面沾了多少土,用水一冲,永远明净如新,就好像农家人的身上不管裹了多厚的泥巴,他们的内心永远纯净朴实一般。

到了冬天,罐头瓶里的甜味儿早已被水冲淡,老人们便喜欢往里面撒一把碎茶叶,倒上热水,等酱褐色的叶子舒展开,便用粗糙的手将其握在掌心。常年的劳作使他们的手掌又糙又厚,根本不怕烫。他们披上旧棉衣,握着大半罐苦茶水,坐在门口的木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和左邻右舍唠家常,时不时尖着嘴“啧啧”喝上一口,再将舌头一卷,“嘬”的一声,嘴里的碎茶叶被喷出去老远。待茶喝得差不多了,日头也即将落西,老人们便踏着悠闲的步子,拎着还剩一层茶渣的罐头瓶子,慢悠悠地回家了,整个冬天的寒气仿佛都被甩在了身后。

那时,我尚且年幼,总觉得用罐头瓶做水杯不雅观,不如买的好看。可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却越来越喜欢这种单纯的东西。透明的杯子里装着透明的水,心里似乎都跟着明净起来。如今市面上的杯子各式各样,不仅漂亮,功能还多,有的甚至可以煮粥熬汤。可我们真正需要的,不过是一个盛水的容器而已。

我们总觉得需要的太多,水杯要有夏用的、冬用的、运动的、商务的;碗要有粥碗、面碗、沙拉碗;勺子、衣服、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,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功能。可是仔细想想,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?这些繁杂的东西就像一篇用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章,美则美矣,毫无灵魂,品之无用,弃之可惜。倒不如摒弃那些浮华,只留下生活所必需的、纯粹的东西。

常听人们抱怨活得太累,负担太重,鲜少有人认真思考我们是否想要的太多,物欲太旺,骑着骡子想骏马,官居宰相想王侯。当我们褪去社会赋予的标签,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,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烦恼都源于那些不必要的追求。就像那罐头杯子,它没有华美的外观,没有复杂的功能,却能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,承载起最简单的幸福。

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我们应该像罐头杯子那样,摒弃浮华的东西,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简单纯粹的人生。